

乡土人居视角下傣族佛寺建筑的空间营造特征 与数字保护传承策略

裴颖

昆明城市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DOI:10.61369/UAID.2026020020

摘 要 : 傣族佛寺作为滇西南乡土人居环境的核心载体, 是南传佛教文化、傣族民俗生态智慧与乡土营建技艺深度融合的产物, 兼具宗教祭祀、社群凝聚、文化教化与人居适配多重功能, 是西南少数民族乡土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营建手法逐渐出现了中断的情况, 佛寺空间原本的形态受到了自然磨损以及商业活动的侵蚀, 鉴于城镇化进程, 乡土聚居体系逐步变得松散, 傣族宗教建筑的文化内核也跟着淡化了。该研究基于乡土共生理论框架来开展, 深入去探讨傣族村落人居环境系统, 全面地对佛寺建筑在选址、布局、空间结构、营造方式以及景观协调等方面的关键特性进行解读, 梳理当下建筑保护与文化遗产面临的现实困境, 结合数字技术赋能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 构建高精度数字化建档、虚拟修复、活态传播、技艺留存、乡土人居场景经历了变迁, 它的数字化保护以及创新传承策略, 是基于开展一种多维度共生优化体系的构建而得来的。

关 键 词 : 乡土人居; 傣族佛寺建筑; 空间营造; 建筑遗产; 数字保护; 活态传承

Spatial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git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trategies of Dai Buddhist Temple Archite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Pei Ying

Kunming City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000

Abstract : As the core carrier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n southwest Yunnan, Dai Buddhist temples represent a profound integration of Southern Buddhism culture, Dai folk ecological wisdom, and rural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They serve multiple functions, including religious rituals, community cohesion, cultural education, and human settlement adaptation, making them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architec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methods are gradually being disrupted, with the original form of temple spaces suffering from natural wear and tear as well as erosion by commercial activities. Give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rural settlement system has gradually become loose, and the cultural core of Dai religious architecture has also faded.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symbiosis, delving deeply into the human settlement system of Dai villages. It comprehensively interprets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of Buddhist temple architecture in terms of site selection, layout, spatial structur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landscape coordination. It also sorts out the current practical dilemmas faced by architectural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ing heritage protection, it constructs strategies for high-precision digital archiving, virtual restoration, living transmiss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echniques, as well as digit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ive inheritance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 scenes that have undergone changes. These strategies are deriv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symbiotic optimization system.

Keywords :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Dai Buddhist temple architecture; spatial constructio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digital protection; living inheritance

引言

少数民族宗教建筑被镶嵌于乡土人居当中，作为地域生态、以及民俗文化和社群生活的凝聚和体现。这类构筑物凭借它独特的营造技艺，常常会被当作精神领域的焦点以及空间形态的标志，承载着地域人居营造智慧与民族文化根脉。傣族主要聚居在云南西双版纳、德宏等热带、亚热带边境区域，世代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寺（奘房）作为傣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区别于汉传佛寺对称规整、庙宇的建造风格独特，秉持着“佛殿要和乡间景致相协调、顺着地势来生长、跟山水草木共同栖息”这样的本土构筑理念，进而成为了乡民开展祭祀仪式、举办节庆活动以及进行文化传承的公共中心场所，村寨凝聚力的延续、傣族古老习俗的传递以及乡村生活节奏的调节，这三方面都需要凭借这个载体来实现。面对乡村振兴以及数字文旅交织发展这样的时代浪潮，滇西南傣族村落正在经历人居环境方面的深刻更新。在这股改造热潮当中，本地原本就有的乡土营造传统，碰到了现代建筑范式所带来的显著挑战。传统土木结构的老化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主要缘由是高温多雨气候所造成的侵蚀、虫蛀风化持续产生的影响，以及建筑构件出现损坏和空间格局发生紊乱。这样的问题长时间困扰着老旧佛寺，使得它的整体状况逐步恶化；另一方面，鉴于传统技艺支撑出现缺失，就使得人工修缮工作受到了限制，佛寺以及村寨、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遭到了过度商业化改造的破坏，它空间营造的乡土特性逐渐消退，文化符号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传统傣族建筑技艺出现了断层，这种情况正持续地对它的人居环境所承载的独特文化整体性进行削弱。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作为乡土建筑遗产保护提供了全新路径，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孪生、VR/AR沉浸式交互、大数据建档等技术，有效破解了传统遗产保护中数据缺失、对精度不足的困境进行修复、把狭窄的传承途径进行拓宽、将缺失的活性加以强化。

一、乡土人居视角下傣族佛寺建筑的核心空间营造特征

（一）选址布局：依山就势，统领村寨人居格局

傣家村寨遵照山水相依、佛寨共生这个传统理念来开展建设工作。佛寺作为村寨的精神核心以及空间制高点，它的选址体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性，傣族佛寺通常会把地址选在村寨中央、高地或者入口要冲的位置，这和汉传佛寺选择隐逸山林的做法截然不同。傣族佛寺在傣族园村寨地势较高的山坡上或者村寨中最显要的位置选址，一般这些地方在村寨中风景最为优美。^[1]它的地址大多开阔敞亮，通风以及光照条件都很好，佛寺开展着整个村寨空间布局的管理工作，塑造出一种居住模式，也就是“村寨围绕佛寺而建，佛寺为村寨提供庇护”。这种格局同时凭借自然地势，去处理规避热带地区常见的洪涝以及潮湿问题的困扰，从而得以实现对当地乡土社区对于居住安全核心需求的契合。娜允古城的傣族村寨佛寺展现出了典型的布局特性。这些寺庙是凭借平缓坡地开展建造工作的，与民居、竹林、水系以及稻田自然地融合，并没有见到刻意的对称情况。这样的设计实现了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乡土肌理对布局所具有的自由灵活特性加以适应。佛寺采用开放性的布局形态，能够让人开展近距离的感受活动。这样的设计让宗教建筑不再处于封闭状态，把村民的日常生活融入到当中，并且让自然景观和公共空间实现无缝相接佛寺承担起开展诵经以及节庆等公共活动的任务，对村寨生活功能进行整合，凭借醒目的视觉效果来优化村落布局，体现出傣族聚居的特性，实现宗教、日常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彼此交融。

（二）空间结构：开合有序，适配乡土社群生活

傣族佛寺建筑开展了空间设计工作，超越了传统宗教建筑那种过于强调庄严肃穆却忽视实用功能的思维定式，把重心置于乡土社会的实际生活需求，来构建出前部开放后部围合、外部通达内部宁静、活动区域与静谧区域明确分离的空间组织体系，建筑规划所涵盖的公共活动场所、信仰仪式区域以及生活服务设施这

三个主要方面，自然环境的联系和保护还有待提高，街巷环境与公共环境是急需改善的两个方面。街巷环境方面道路布局、道路情况、道路导向性以及道路的合理性都需要进一步改善。^[2]共同构建起一个完整体系，来满足傣族居民日常劳作、物质需求以及心灵寄托方面的需求。村中主要的开放区域集中在了寺院前庭以及连廊走道，整体布局显得疏朗明畅，构成了泼水庆典、入夏安居以及解夏仪式等重要传统习俗的核心举办场所，支撑着社区开展交互以及进行文化展示的功能邻里互动功能，维系村寨社群凝聚力。核心祭祀空间为大殿主体，空间相对封闭静谧，层高充足、视野肃穆，用于供奉佛像、诵经礼佛，营造庄严的宗教氛围，满足村民精神信仰需求；僧房以及书库、储物区域一同构成了辅助性空间体系，布局较为紧密并且讲求实效，目的是来实现满足僧众日常起居、典籍存护以及寺院持续运转等基本功能需求。如地理位置靠近版纳的南部佛寺大殿保留着较多的傣泐式风格，而北部地区的南传佛寺大殿则与临沧汉式佛寺大殿的建筑风格相似。^[3]建筑布局呈现出了层次清晰的空间结构，各个区域的功能划分得很明晰。既开展了对宗教场所庄严氛围的维护工作，又充分考虑到日常居住方面的实际需求。神圣的信仰体系以及世俗的日常生活在这儿得以实现和谐共生，体现出了傣族社会“佛俗相融”的独特居住文化特性。佛寺大殿是佛寺建筑的核心组成部分，一般位于建筑的中间部分，且大殿明显高于其他组成部分。^[4]

（三）形制营造：地域适配，承载乡土营造智慧

傣族佛寺建筑形制深度适配滇西南热带多雨、高温高湿的气候特征，结合本土竹木建材与民间营造技艺，形成了轻量化、通透化、排水性强的独特形制特征，植物呈现出生态和谐的美感，其视觉吸引力会持续且显著地保持着，并且拥有长时间适应环境以及生存下去的能力。佛寺作为需要举行大量宗教仪式的公共建筑，场地内通常会设置一块广场空间，部分佛寺会将广场设置在寺门外，并在广场四周种植傣族地区常见的“五树六花”范围内的植物，用以吸引人群。^[5]顶采用多重重檐歇山式跌落结构，层数越多代表佛寺规格越高，屋面采用前后大坡、两侧小坡的组

合形制，层层收分、错落有致，大幅提升雨水排放效率，有效应对多雨气候，坡面屋顶的形制舒缓，檐口深邃并且向外探出，能够把强烈的日晒遮蔽起来，还能把降下的雨水拦截住，这样墙体以及木料构件就获得了防护，从而契合热带区域居住条件的要求。西双版纳傣族在热带亚热带森林中，他们没有春夏秋冬，只有旱季和雨季。和风细雨，潮湿温暖的气候，满目绿色，相辅相成的生态和充足的采集，狩猎经济环境，是傣族民族性格。^[6]建筑选用本地的竹木、夯土以及青砖当作主要材料，开展傣族干栏式构建传统的传承工作。墙体色彩把赭红涂料和白色线条结合起来，散发出温暖且质朴的观感，契合乡土审美；大殿四周开展开设环廊的工作，形成空气流通的路径，能够有效改善由于高湿度环境所带来的闷热感。房檐脊背开展了雕刻孔雀、瑞兽、花朵等带有傣族风格纹饰的工作，内部悬挂着剪纸佛伞以及镂空佛扇，墙面进行了傣家织锦的装点，这样就得以凸显出宗教场所特有的肃穆气息，傣族民间工艺技艺和审美文化进行了深刻的融入，这样就促成了实用功能、生态功能以及文化功能得以有机统一。同时，景真八角亭等特色佛寺的亚字形基座、多折角造型，更是傣族民间工匠因地制宜、匠心营建的典型代表。

（四）人居共生：佛寨相融，维系乡土文化秩序

在傣族村寨的生态体系当中，佛寺开展着凝聚乡土人居脉络的工作。它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宗教场所，而是作为核心载体有机地融入了村寨的肌理。这样的融合营造出了让建筑、自然以及人文彼此相互联结的整体格局。在自然环境这个方面，寺庙周边也就是周围的原始竹林、古老树木以及天然水系进行了保留。建筑形式充分适宜了当地气候条件，避免开展大肆改造工作以及对生态造成破坏。这样的做法延续了傣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活哲学以及生态智慧；在人文方面，傣族文化借助佛寺来开展延续工作。佛寺是传统经文、民俗礼仪、营建技艺以及民族审美得以实现传承的核心场所。村民的教化是在佛寺的祭祀、节庆以及传习活动当中来实现的族群的内在纽带以及文化的持续开展传承工作。

二、乡土人居视角下傣族佛寺建筑保护传承的现实困境

（一）物质本体破损严重，人居适配性持续弱化

傣族佛寺大多开展土木以及砖木的构建工作，把竹木以及夯土当作主要材料来使用。这些材质的耐久性不太好，难以抵抗滇西南地区高温、潮湿、多雨以及虫蛀等自然力的长期侵蚀。所以，很多历史比较久的佛寺都出现了屋顶腐朽的状况结构损伤频繁出现，混凝土裂缝不断蔓延，立面涂层出现脱落，内部饰面产生瓦解。有一部分佛寺由于年代过于久远，缺少系统且精心的日常养护工作，局部损伤经过长期积累，慢慢地就演变成了对整体结构有威胁的潜在风险，进一步来看，契合乡土自然气候的传统营建智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部分修缮工程当中，把现代的钢筋、水泥、瓷砖等材料盲目引入，来替换原有的传统竹木构件以及乡土饰面。这样的做法实际上破坏了建筑原本的通风建筑防水保温系统出现失效状况，这就让房屋难以契合当地气候以及居住环境，并且加速了建筑物的老化损坏。

（二）空间格局异化，佛寨共生人居体系瓦解

在推动乡村旅居发展以及居住环境提升的过程当中，某些村

落鉴于经营方面的考量，对寺庙邻近区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变动工作，这样就改变了以往寺庙与村寨自然交融的布局形态，部分商铺对游乐设施进行了随意的搭建工作，侵占了寺庙的公共广场以及生态缓冲带，使得寺庙统领村寨的空间格局遭到了破坏，同时也将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割裂开来村寨的共生关系；在开展建筑工程时，要对园艺产品的加入进行合理设计，适当增加绿色植物覆盖率，为建筑增加自然气息。^[7]在开展商业化改造工作的时候，佛寺内部空间通常会被重新进行安排，这样一来民俗活动的范围就会因此收窄，从而导致佛寺原本所拥有的公共服务以及居住支持方面的作用被削弱，它的角色也就从“村寨生活中心”转变为“纯粹旅游景点”，传统村落的社会功能会逐渐地弱化，公共交往空间也在不断地萎缩，地方文化传承方面还面临着断裂。

（三）文化内涵碎片化，乡土精神内核流失

傣族寺庙的可贵之处是超出了建筑形制的。它把南传佛教的深厚意蕴凝聚起来，将傣族独特的民俗风情承载着，并且还积淀了乡土生活的古老智慧，佛寺保护实践通常会把重点放在开展建筑形制的维护工作上，却会忽略文化方面的延续。具体体现为大量的修缮工作只去处理构筑物的物理修复工作，而空间所承载的居住传统、仪典意义、民俗活动以及营造技艺常常会被忽视。在商业化传播过程中，佛寺文化被简化为单一的景观符号，节庆仪式、诵经文化、社群交往、营建技艺等深层文化内涵被弱化，导致建筑空间与乡土生活、民族文化正逐渐地渐行渐远。

（四）传统技艺断层，传承体系濒临断裂

傣族佛寺具有独特的营造形式，装饰技巧以及空间安排依靠民间工匠通过口头传授、代代相传的传统手工来开展，这可以当作典型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当前，传统乡土工匠老龄化严重，年轻群体不愿深耕传统营建领域，加之现代建筑工艺的冲击，传统竹木加工、重檐营造、纹样雕刻、色彩搭配等核心技艺濒临失传。

（五）保护模式单一，数字化赋能应用不足

傣族佛寺的保护工作，通常是把旧时的手工修缮方法以及静态看护形式运用起来，这就使得维护过程显得粗放并且效率不高，许多老旧寺院大多缺乏精密图纸以及完整资料，这就使得建筑形制还有工艺细节难以进行追溯。而数据支撑的缺失会对建筑损坏缘由的追溯、修缮工作的开展以及传统技艺的传承造成制约；三维建模以及虚拟修复等技术还处在初步应用的阶段，沉浸式传播的路径还有待去拓宽。当前还没有开展从建档到保护的完整数字化链条的构建工作，这就使得技艺保存以及活态传播没有能够充分融合。数字技术的应用面比较窄，对传承保护的系统赋能起到了制约作用，在新时期，乡土遗产开展活态传承这项工作会面临方法方面的局限以及实践当中的挑战：开展传承所需的科学依据以及预见能力还有待去加强，同时，文化传播的途径比较有限，并且呈现方式也缺乏多样性。

三、乡土人居视角下傣族佛寺建筑数字化保护与活态传承策略

（一）构建高精度数字档案，留存乡土建筑完整数据

借助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测以及近景摄影测量等数字技术手段，来对区域内傣族佛寺开展全方位、高精度的数据采集工

作,进而得以实现完整的佛寺建筑数字基因库的构建,重点采集建筑整体空间格局、结构体系、构件形制、装饰纹样、材质肌理、尺寸参数等核心数据,挖掘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理念,采取‘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群众组织’的方式,坚持弘扬、挖掘、创新优秀民族文化,将原生态民歌、民族服饰和民族饮食文化有机融合。^[9]同步收录佛寺周边村寨肌理、自然生态环境、借助建筑点云模型以及三维实景模型来开展工作,它们得以实现了毫米级的精度,当中整合了关联数据,比如人居配套空间以及民俗活动场景等。

（二）实施数字虚拟修复，还原佛寨共生人居格局

面对佛寺建筑受损、空间形态改变以及布局混乱等状况,借助数字孪生与虚拟仿真技术来开展精确的虚拟复原以及格局调整工作,进行传统佛寨与村落共生的乡土居住格局的恢复,凭借精确的数字文档,就建筑构件以及装饰纹样当中出现的损坏、残缺还有风蚀状况,开展数字化复原工作。现代文化的冲击在改变着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固有的传统格局,佛寺教育日益淡化,人们开始接受外来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严重缺失,佛寺的中心地位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动摇。^[9]这项工作严格按照传统的形制规范、材料特性以及工艺准则来开展,目的是修正以往因现代改造所产生的不协调方面,建筑原始空间的形态以及视觉质感得以进行重建以及再现。面对损毁程度极深并且面临着消失风险的古老寺庙,借助历史记录、对相似建筑形态开展对比分析以及对传统工艺参数开展数字化模拟,来完成了它整体结构的虚拟重现,进而保存了详尽的建筑形态范本。游客和村民都能在游览、观赏、体验、互动等行为过程中接受、感受民族文化,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达到文化传播、教化的作用,能够直观的、有效的向外界传递该地区优秀的乡村文化、民族文化,展现文化风貌。^[10]

（三）数字赋能技艺留存，破解传统技艺断层困境

面临傣族佛寺传统建造技艺面临失传的困境,我们把数字影像记录、三维动态展示以及交互式数字技术当作工具来使用,建立起一套开展这些传统技艺保存与传授工作的数字化系统,资深工匠团队受到邀请,来开展对古刹营建体系的系统性记录工作。全程凭借高清影像来捕捉选址要诀,像地基处理工艺、竹木构架技法、重檐营造工序、纹样雕刻艺术、色彩涂装秘法以及防水处理技艺等方面的内容都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拆解核心工艺细节、技艺参数、经验要点,制作标准化的数字工艺教程与动态演

示模型。借助虚拟现实实训系统来构建网络技艺传习空间,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建造环境。学习者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直观立体地去掌握传统建造工艺,这样就能超越传统心口相授的教学方式,这条路径让掌握技艺这件事不再依赖特定背景来开展。

（四）创新数字传播路径，激活乡土文化活态传承

借助数字技术开展乡土文化传播路径的重塑工作。傣族佛寺的建筑艺术以及它背后深厚的人居智慧,正在凭借新媒体、增强现实以及沉浸式体验得以创新性呈现民俗当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生态智慧。借助三维数字化建模技术,开展了打造融合增强现实也就是AR的寺院导览系统的工作。这一系统拥有虚拟民俗活动展演与互动性文化叙事体验,使得访客在深度沉浸当中,直观地领会寺院场所所承载的居住以及服务等生活化功能仪式内涵与民族文化价值。

（五）构建多元协同机制，保障数字化保护长效落地

傣族佛寺建筑要进行数字化留存以及技艺延续工作,需要依托于系统化的推进框架来开展。这个框架会把行政引导、学术支持、在地实践、资源活化以及教育协作等多个层面进行整合,从而形成持续运转的协作模式。政府层面需要开展对少数民族建筑遗产数字化保护政策架构的健全工作,并且在财政支持方面加以强化。区域佛寺的数字建档、修复以及传播等事项得以统筹推进,商业化开发活动受到规范的约束,掌握住乡村人居的根本特性;

四、结束语

傣族佛寺建筑是滇西南乡土人居环境的核心灵魂,其空间营造以乡土人居共生为核心逻辑,在选址布局、空间结构、形制技艺、人文适配等方面形成了适配地域自然环境、傣族民俗文化以及社群生活展现出了独特的特性,凝聚了傣族乡土营建方面的智慧。这些智慧主要突出了顺应自然、以人为本、佛俗相融的理念。它是少数民族乡土建筑遗产和人居文化的典型代表。当前,受自然侵蚀、城镇化改造、商业化开发、技艺断层等因素影响,傣族佛寺建筑存在本体破损、空间异化、文化流失、传承乏力等多重困境,在当前这个时期,原来那种固定不变的守护形态,已经很难契合新阶段当中动态延续的技艺方式以及民众实际居住环境的持续演进要求了。

参考文献

- [1]王海迪,陈伍香.乡村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与民族文化空间再生产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J].传播与版权,2020,(04):130-131+134.DOI:10.16852/j.cnki.45-1390/g2.2020.04.051.
- [2]马丹阳,苏晓毅.云南傣族村寨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优化设计研究——以曼春满村为例[J].华中建筑,2018,36(07):119-122.DOI:10.13942/j.cnki.hzjz.2018.07.031.
- [3]尹蕾.云南普洱地区南传佛教寺院建筑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23.DOI:10.27200/d.cnki.gkmlu.2023.000659.
- [4]张秋影.西双版纳傣族佛寺的选址及布局特征探讨[J].住宅与房地产,2018,(11):230.
- [5]徐浩然.西双版纳与普洱地区傣族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建筑形态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22.DOI:10.27200/d.cnki.gkmlu.2022.000826.
- [6]周峰,朱章盈.西双版纳傣族佛寺建筑中的视觉图形元素[J].大众文艺,2016,(20):114.DOI: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16.20.098.
- [7]马丹阳,苏晓毅.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人居活动空间探究[J].现代园艺,2018,(02):141-142.DOI:10.14051/j.cnki.xddy.2018.02.115.
- [8]王倩倩.西双版纳勐龙镇傣族聚居地的龙文化现象[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3(05):6-10.
- [9]张秋影.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佛寺建筑的文化特征探微[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8,(02):15-17.
- [10]王新月.文脉传承视野下傣族村落旅游服务空间设计研究[D].四川美术学院,2022.DOI:10.27344/d.cnki.gscmc.2022.000101.